

波塞冬崇拜起源论考*

朱毅璋

关于波塞冬崇拜的起源，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已提出过假设，但不能令人信服。现代学者从语源学的角度入手，推断波塞冬最早是一名土地神。该观点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未能解释他为何从土地神演变为集海神、震地之神和马神于一身的神明。实际上，这些神职之间的连接点均和土地有关，这进一步肯定波塞冬原为土地神的观点。

关键词：波塞冬 崇拜 起源论 土地

作者 朱毅璋，1980年生，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在奥林波斯教中，波塞冬（Poseidon / Ποσειδών）是一位集海神、震地之神和马神于一身的主神，就其宗教定位、神话地位和文献形象而言，荷马史诗的记载有着奠基性的重要意义。现代研究成果证明荷马史诗主要扮演了一个传承者的角色，因为波塞冬崇拜源自迈锡尼时代，其海神、震地之神和马神等职能在这个时期已经确立。多数现代学者还倾向认为除去这些主要神职外，波塞冬在迈锡尼时代还拥有土地神职能。对比迈锡尼时代，尽管波塞冬最晚从荷马时代后期开始便不再被视为一名土地神，但他依然与土地存在关联，而且其他主要神职也得到保留和延续，这反映在迈锡尼时代消亡后，波塞冬崇拜经历了一定程度但并不剧烈的改造和变化。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波塞冬的职能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从某种程度而言，其在荷马时代及之后时期与迈锡尼时代的情况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此外，波塞冬的特殊性在于其自然神本质。随着希腊社会的发展，众神尤其是主神们或多或少地被赋予了社会职能，不过波塞冬是个例外，他保持着非常明显的自然神特征，野蛮、暴力和不可捉摸。因此对希腊宗教研究领域来说，波塞冬崇拜有着重要且特别的研究价值，其起源论问题便是其中之一。在古典时代已有希腊先贤对此问题进行推测；现代学者亦提出多种起源论，其中主流观点从词源学角度推断波塞冬崇拜源自近东，这既反映出古代近东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也体现了希腊文明对周边文明成果的包容和吸收。本文选取波塞冬崇拜起源论的主要观点和相关讨论为考察目标，在介绍并分析各种相关意见的基础上，对波塞冬的主要神职进行考察，力图勾勒出波塞冬崇拜的早期发展状况，并进而揭示周边文明与早期希腊文明那共生互动的关系。

* 本文是第52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编号：2012M521315）、2012年度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203084）和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1GN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希罗多德和柏拉图的考据

早在古典时代，希罗多德和柏拉图曾对波塞冬崇拜的起源进行过思考，尽管他们的论据缺乏说服力，但不失为一种先驱性的尝试。

希罗多德的主要著作是《历史》，^①其中提到波塞冬的地方有14处，基本有关波塞冬神庙的所在地、波塞冬的祭祀活动或传说。^②总的来说，在希罗多德笔下，波塞冬只是一个出于交代事件地点、民间传说、献祭对象、庆祝活动 etc 才被提及的名字。即便是谈论有关波塞冬的传说，作者也只是一笔带过，并无深入叙述。

在介绍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时，希罗多德说埃及人不认识波塞冬和迪奥斯库伊两兄弟（Dioscuri）的名字，也没把他们列到埃及众神之中去。而且，埃及人所不知道的那些神明的名字，都是由皮拉斯基人命名的。但波塞冬除外，因为埃及人从利比亚人那里学到了这个名字。在所有民族中，仅有利比亚人由始至终拥有“波塞冬”这个名字，并一直重视这位神明。^③此外，在介绍利比亚人时，他提到欧塞埃司人（Auseans）的传说，即雅典娜（Athena）其实是波塞冬和特里通尼亚湖（Tritonian lake）的女儿，由于怨恨其父而跑到宙斯那，被宙斯收留为女儿。他还提到特里通尼亚湖边的居民主要向雅典娜献祭，其次才是特里通和波塞冬；此外，希腊雅典娜神像的衣服源自利比亚。^④

希罗多德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波塞冬崇拜是否源自利比亚？按照其说法，既然仅有利比亚人由始至终拥有“波塞冬”这个名字，那么即使是希腊人，也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利比亚人那里引进“波塞冬”这位神明并加以供奉，尊其为大海的统治者、宙斯的兄弟。但从神话谱系的角度来说，这很难让人接受，因为与希腊最高神宙斯同父同母的兄弟，怎会是一个外来神明？而且，在奥林波斯教已相当成熟的时期，波塞冬与宙斯的兄弟关系早已被人们所认同。说波塞冬是一个外来神，希罗多德一定另有考虑。仔细审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原因，即希罗多德把其他地区的神明强行附会为希腊神明，这在书中多处能得到体现。希罗多德这种泛希腊神明的做法显然是出自主观的一厢情愿，在他眼里，不仅波塞冬可以是外来神，宙斯家族的其他神也可以是外来神。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才有可能提出波塞冬和雅典娜为父女关系并源自利比亚的说法。然而，即使雅典娜雕像身上罩着的衣服跟利比亚人的衣服相似，也不能证明雅典娜出自利比亚。因为地中海世界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变得颇为密切，文化和风俗出现某些相似之处是很正常的。晚近时期出土的一批纺织品证明，即使地中海地区和北部大草原地区也产生交流。这批纺织品来自那些从前7世纪开始兴旺、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考古学家发现许多希腊人如同西徐亚人一样被掩埋在库尔干坟墩里，而许多西徐亚人的墓葬中则有希腊人的物件。^⑤此外，从神明形象的角度来说，各地区的海神彼此之间应有明显区别（如

① 在本文中，《历史》的参考书目主要是分为上下册的中译本以及4卷版的洛布译本。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Herodotus, *Histories vol.1*,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Herodotus, *Histories vol.2*,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Herodotus, *Histories vol.3*,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Herodotus, *Histories vol.4*,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本文注释不再区分该书的不同册数，而直接引用章节数。

② Herodotus, *Histories*, I. 148; II. 43, 50; IV. 59; IV. 180, 188; VI. 108, 111; VII. 129, 192; VIII. 55, 123, 129; IX. 81.

③ Herodotus, *Histories*, II. 43, 50.

④ Herodotus, *Histories*, IV. 180, 188, 189.

⑤ E. J. W. Barber, *Prehistoric Textil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06.

希腊的波塞冬和中国的龙),但可惜希罗多德并未提供有关这些“外国波塞冬”形象的信息。由此衍生的另一问题是:在希罗多德的时期,波塞冬的形象早已确立,希罗多德也肯定知道波塞冬那手执三叉戟、大胡子中年神明形象,但他为何还把其他地区的海神称为“波塞冬”?实际上,在希罗多德的世界里,希腊神明体系是其理解和处理所有神明的一套系统。^①在他的眼里,“波塞冬”成为普世适用的“海神”的指称,不仅用于希腊人的神祇,而且广泛适用于其他民族。希罗多德笔下互为父女的波塞冬和雅典娜,有可能是另外两个利比亚的神明。^②

希罗多德触及了波塞冬崇拜的起源问题,而柏拉图则借苏格拉底之口对该问题进行思考。在《克拉图鲁斯篇》^③中,苏格拉底从语源学的角度对“Ποσειδῶν”(波塞冬)进行分析,提出了三种可能性:

第一,“Ποσειδῶν”名字的来源,是因为第一个如此称呼他的人感受到了大海的约束。大海的本质(φύσις)限制了这个人的前进,对他的双腿(ποδῶν)^④来说就如锁链(δεσμός),所以他把这种力量的神明统治者称为“Ποσειδῶνα”(“Ποσειδῶν”的宾格),^⑤视其为“ποσί-δεσμον”(脚镣)。里面的“ε”可能是出于好看(εὐπρέπεια)的目的而加入。

第二,或者第一个看法并不对,可能其中的“σ”原本是两个“λ”,因为这神明“知道”(εἰδότος)“许多”(πολλά)事情。^⑥

第三,又或者是由于这位神明的“σειεῖν”(摇撼),因此他被称为“ὁ σειῶν”(Shaker,摇撼者),然后加上“π”和“δ”两个字母。^⑦

这三种推测都是通过把“Ποσειδῶν”拆分为不同的字根,再推测其原来的意思,这正是现代学者们推测神明本质的常用方法之一。除第二点“知道许多(事情)”无法成立外(因为所

① Jon D. Mikalson, *Herodotus and Religion in the Persian War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174.

② 王晓朝在《希腊宗教概论》中介绍雅典娜时曾引用了《历史》第4卷第180节和189节、以及柏拉图《蒂迈欧》21e的内容,它们的主要意思均是表达“雅典娜来自利比亚”这个观点。王晓朝认为:利比亚移民早在前4000年已经进入克里特岛,利比亚居民所崇拜的女神经由克里特传入希腊大陆,再传入雅典后则成为雅典的帕拉斯,史料记载与考古发现基本上是一致的。参阅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8—89页。笔者对王晓朝先生的这种解释持保留态度,首先是因为证据不足,关于利比亚移民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便进入克里特岛一说并无任何可靠的证据。假设这是事实,也距离希罗多德和柏拉图生活的年代太远,足足有3400年之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如何能确定希罗多德和柏拉图所说的利比亚雅典娜,就是3400多年前的那一位?希罗多德和柏拉图所了解的历史,能比荷马史诗的记载早多少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无文字的时期也不短),利比亚所崇拜的女神如何保持其一致性而不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此外,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希腊本土也经历了几个文明阶段,其宗教成分历经多少变化,我们无从知晓。现代学者倾向认为波塞冬是一个东来神明(参阅下文分析),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波塞冬崇拜源自利比亚的猜测,因为依然存在早期希腊人在对外交流时、从利比亚人那边引进了这一神明的可能性,但在确凿证据被发现之前,波塞冬的利比亚起源始终是一个难以厘清的问题。

③ Plato, *Cratylus*, *Parmenides*, *Greater Hippias*, *Lesser Hippias*, translated by H. N. Fowl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Cratylus*, 402d—403a.

④ “ποδῶν”为复数属格,其单数主格为“πούς”。

⑤ 此句希腊文为“τὸν οὖν ἄρχοντα τῆς δυνάμεως ταύτης θεὸν ὠνόμασεν ‘Ποσειδῶνα’”,即“于是他把这种力量的神明统治者称为‘波塞冬’”。英译文为“‘So he called the lord of this power ‘Poseidon’”,并未把“θεὸν”(神明,宾格)一词译出。王晓朝译本为“因此他称呼水这种元素的统治者波塞冬”,意思表达不清,容易引起误解。可参阅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⑥ 苏格拉底认为“Ποσειδῶν”也可能由“πολλά”(许多)和“εἰδότος”(知道)组成,因此“Ποσειδῶν”的意思是“知道许多(事情)”。王晓朝译本为“这个词最初写的时候可能有两个λ,而不是一个λ,意思是这个神知道许多事情(πολλά εἰδώς)”,有误。参阅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第84页。

⑦ 即苏格拉底认为“Ποσειδῶν”亦可能由“ὁ σειῶν”加上“π”和“δ”而成。

有神明都可以知道很多事情)，第一和第三点推测主要是基于波塞冬的海神和震地之神职能，有合理之处。但仔细推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

如果说这“第一个人”把这位神明统治者称为“Ποσειδών”的话，那其中的逻辑关系必然是先有“神明统治者”、后有“第一个人”，这位神明应当已有名字，而“Ποσειδών”只不过是这个人对他的称呼或是一个外号而已。但很明显，“Ποσειδών”就是这位神明的本名，而不是某个人称呼他的结果。即便这位神明确实叫“Ποσειδών”，亦碰巧被这“第一个人”猜中，我们也难以理解为何一名大海的统治者居然会自认为是“脚镣”，而非其他与大海有关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位海神即蓬托斯（Pontus）更为合适，他和大海之间存在原始联系，其名字意思是“大海”：“（大地）生下了不结果实、波涛汹涌的大海，蓬托斯”（ἀτρώγετον πέλαγος τέκεν οἶδατι θυῖον, Πόντον）。^①因此，“大海脚镣说”看似合理，但经不起推敲。此外，如果说“Ποσειδών”是基于“ὁ σείων”再加上“π”和“δ”的话，那么必定是先有“σείων”、后有“Ποσειδών”。我们完全无法判断“σείων”出现的时间，只能肯定波塞冬崇拜在迈锡尼时代已经存在，而古典希腊文字则是在黑暗时代末期（约前800年）基于腓尼基字母而发展起来的。^②同样，我们也不了解该词的结构是否一直保持不变——只要其构成字母有所变化，那这个推论就不能成立。但就研究方法而言，从词根上对“Ποσειδών”进行溯源，也不应仅通过抽出其中两个字母来“发现”其“本质”，这种牵强附会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此，虽然这些推测有合理之处，但均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

希罗多德和柏拉图虽涉猎了波塞冬起源的考证问题，但其观点缺乏足够的论据令说服力大减。诚然，如果波塞冬崇拜的起源问题在古代已被轻松解决的话，那么现代学者就不会就此问题存有争论了。

二、现代学者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说，要对“波塞冬”进行语源学上的分析，应该从其原始写法入手。现代学者们往往选择“Ποσειδών / Poseidon”为切入点，分析其词根，进而推测其本质。这方法是可行的，已知最早含有波塞冬名字的资料是一批迈锡尼时代晚期的线形文字B泥版，而线形文字B已被证明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③与古典希腊语相比，波塞冬名字的写法虽有变化，但词根是一样的。查德维克曾析解过一块编号为“V52”的克洛索斯线形文字B泥版，仅含两行字，右上方破损，上面刻有4位希腊神明的名字，将其内容转录后为：

a-ta-na-po-ti-ni-ja I [...]
e-nu-wa-ri-jo I pa-ja-wo[...]po-se-da[...]

第一个词分开理解即为“Athānā potnia”（Mistress Athena，女主人雅典娜），结构几乎跟荷马史诗中的“potni(a) Athēnaiē”一样。“E-nu-wa-ri-jo”明显是“Enualios”，其在古希腊文献中经常被作为战神阿瑞斯的另一名字而使用（或说是阿瑞斯的某个儿子）。“Pa-ja-wo”让人想起荷马史诗的“Paiēōn”，其早期格式可能是“Paiāwōn”，后来则成为“Paiān”，

① Hesiod, *Theogony, Works and Days, Testimoni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Glenn W. Most,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ogony*, 131—132.

② Pierre Lévêque, *The Birth of Greece*, 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New York, 1994, p. 65.

③ 从伊文思在1900年左右开始在克里特收集线形文字B的标本起，直到1952年才由英国建筑师迈克尔·温特里斯成功破译。尽管伊文思长期以来认为线形文字B是希腊语之前、甚至是印欧语之前的一种米诺斯人的语言，但是线形文字B却被证明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希腊语。可参阅Carol G. Thomas and Craig Conant, *The Trojan War*,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5, p. 172.

是阿波罗的另一个名称（或说是另一神明的名字）。“Po-se-da[...]”可以补全为“po-se-da-o”，一个在派罗斯泥版中的常见结构，转录后就是“Poseidāōn”。^①最后一个即为“波塞冬”的迈锡尼希腊语写法，其结构明显与古典写法是一致的。

认为“波塞冬”是“土地的丈夫”（Husband of Earth）的意见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其在1909年由克热特斯楚摩尔提出，并在1965年由帕尔默结合来自东方的考古证据加以肯定。帕尔默指出，克热特斯楚摩尔提出的名字分析方法已被广泛接受，即“-ōn”仅仅是希腊语里特有的、无实际意思的后缀，通常用在名字上，如“Kleon”、“Platon”等。该方法可通过分析“Posidaion”^②加以证明。克热特斯楚摩尔把该词分解为“Posei-Dās”，^③认为前一部分是“posis”^④的呼格，最初意思是“统治者，主人”（Lord, Master），但用来表示“丈夫”（Husband）之意；第二部分是一个表达“土地”意思的词汇，这从“Dāmāter”可以得知，因为后者意思明显是“土地母亲”（Earth-Mother），^⑤所以“Posei-Dās”的意思自然是“土地的丈夫啊！”（O! Husband of Earth）。^⑥斯查彻尔梅尔认可这种说法，并进一步指出从构词角度来说，“Posei-Dās”即“Lord of the Earth”并不属于希腊语，而是一个前希腊宗教的称谓、一个仿造词、一种不符合希腊语习惯的字面翻译，这是常用于宗教文献翻译的一种方法。帕尔默在采纳斯查彻尔梅尔见解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东方的考古证据对克热特斯楚摩尔的观点表示支持。他指出在塞浦路斯对面的叙利亚海岸，迈锡尼人曾在此处—乌加里特城镇建立了商业中心。法国考古队在这里发现的古代文献，经释读后被确认为用闪族语所写，能让我们对生活在这个地区的迦南人的宗教、祭仪和神话有所了解。此处崇拜丰产之神Aliyan Ba'al，其以地下世界之神、特别是地下水源之神的姿态出现，拥有“Ba'al Ars”的头衔，意即“土地的统治者”（Lord of the Earth）。这一称谓的同义词普遍存在于乌加里特北方和东方的广大区域的宗教文化地区内。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是胡里安人的聚集地。在他们的语言里，有一个神明的名字是“Irbitiga”，同样意为“土地的统治者”（Lord of the Earth）。在赫梯国土的东北部，操哈梯语的当地人同样知道一个地下水源之神，并称之为“Wurunkatte”，字面意思就是“土地之王”（Earth-King）。这个拥有多个译名的称谓，其出处和源头可能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下游地区的古代文明，即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苏美尔语中有一名称叫做“E.A”的神，为地下世界水源的神明；他有个名字叫做“EN.KI”（恩奇），其字面意思就是“土地（的）统治者”（Lord [of the] Earth）。上述拥有相同头衔的神祇，其地理分布情况可以文字排列如下：^⑦

Wurunkatte (Hattic)

Irbitiga (Hurrian)

Posei-dā-ōn (Mycenaean) Ba'al Ars (Canaanite) EN.KI (Sumerian)

帕尔默据此认为，这绝非巧合，因为迈锡尼人控制下的塞浦路斯，其对岸即为苏美尔文

① John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8—89. 另可参阅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Faber and Faber LTD, 1965, p. 132.

② “Poseidon”的变体。

③ 即克热特斯楚摩尔认为“-ōn”是没有实际意思的后缀，因此在解释“Posidaion”时，他并不把该词的“-on”列入考虑范围。

④ 即“πόσις”，丈夫。可参阅A *Greek-English Lexicon*, Compiled by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 1452—1453. 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12页。

⑤ “Dāmāter”即“Demeter”，农神德墨特尔。“Dā”在希腊语中为“Δᾶ”，是“γᾶ”和“γῆ”（意思均为“土地”）的多里安方言写法；“māter”（μᾶτηρ）的意思等同于“meter”（μητρειν），即“母亲”。因此“Dāmāter”的意思自然是“土地母亲”。参阅A *Greek-English Lexicon*, pp. 364, 1070.

⑥ 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p. 138.

⑦ 该排列主要展现上述各文明的相对地理位置，如迈锡尼在西南方、哈梯在东北方等。

明影响区。学者们对塞浦路斯方言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推测,因为用“dā”来表示“土地”、把“Lord of the Earth”翻译成“Posei-Das”的正是迈锡尼希腊语的塞浦路斯方言,这位源自苏美尔文明的“土地的统治者”在塞浦路斯首次穿上了希腊人的衣服。^①

然而,该观点受到著名的迈锡尼文明学者查德维克的批评。查德维克认为,学界流行通过神明名字来推测其本源,但语源学方法绝非仅是一种认为两个表面相似之词有着共同起源的推测,而是一种基本原理,所比较的词语之间应该要么拥有相同的意思,要么两者意思非常接近、甚至其中一个可能源自另一个。此外,当一个词被作为专有名字时,它是不存在任何意思的,而不管其本意为何。^②他特别提到了波塞冬的例子,指出这个集海神、震地之神和马神于一身的神明,其名字有着数种变体,如荷马所采用的迈锡尼写法“Poseidāōn”和其他方言的“Poteidān”,后者的原始格式也许是“*Poteidāōn”。^③该词的第一部分是“*potis”(即古典希腊语的“posis”[husband],可参考梵语的“patis”[lord]和拉丁语的“potis”[形容词“able”]),而“potei”则是“*potis”的呼格,意即“统治者啊”(O Lord)。该词的第二部分是音节“dā”,而“-ōn”只是男性名字的后缀。“dā”的意思被认为是“土地”,因此整个名字的意思是“土地的统治者(或丈夫)”(the lord [or husband] of the earth)。他随之对“dā”的解释提出质疑,因为“dā”在所有古希腊语文献中仅用于叫喊,如在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卡珊德拉用“otototoi popoi da!”的惊叫来打破沉默。^④如果说埃斯库罗斯用“dā”表示向土地进行祈祷的话,那就太古怪了,因为卡珊德拉是阿波罗的女祭司。同样,那种通过“Dēmētēr”或其早期形式“Dāmātēr”来推断“dā”意为“土地”的理论是不可行的,^⑤因为我们在分析一位神明名字的时候,不能采用这种通过拆分另一神明名字作为依据的方法。他还提出了反问:如果说“da”真的表示土地之意,那为何不把德墨特尔的名字直接翻译为“*Gāmātēr”这个能让希腊语使用者都知晓其意的形式呢?^⑥

查德维克对“土地的丈夫”这一观点抱怀疑态度,甚至否定了学界常用的、通过神明名字推测其起源的考据方法,^⑦但其言论明显失之偏颇。首先,他认为专名并没有特别含义且反对拆开单词来理解其中意思,这不仅否定了词根在专名中的存在,而且跟多数人对名字的认识是大相径庭的。其次,其推论似无道理,阿波罗的女祭司何以不能呼唤大地?再次,从名字翻译角度来说,音译是较常用的方法,直译和意译反而容易词不达意,因此没有把“dā”译为“Gā”的必要。最后,我们不能忘记雅典对古典文化的巨大奉献,现存的古希腊语文献多数跟雅典有关,这令阿提卡方言^⑧在这些著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退一步来说,即使“dā”在现存古希腊语文献中确实不存在“土地”的意思,也不能代表“dā”在迈锡尼时代的情况。重要的是,多里安方言所使用的地区,正是迈锡尼人生活的主要区域——伯罗奔尼撒半岛,因此多

① 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pp. 139—140.

② John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86.

③ 根据语源学的标准惯例,未经证实的词语以星号标出,表示假设,而不是确凿可靠的。

④ 希腊语为“ὄτοτοτοὶ πόποι δᾶ”,可能是因恐惧而发出的惊呼。参阅Aeschylus, *Agamemnon, Libation-bearers, Eumenid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lan H. Sommerste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gamemnon*, 1072, 1076.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364.

⑤ 如上文所述,在德墨特尔是土地女神、“mātēr”是“母亲”的情况下,“dā”自然是“土地”了。

⑥ John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pp. 86—87. 在希腊语中,“γᾶ”的意思是“土地”,直译为英语则写成“Gā”。因此查德维克的意思是:如果“dā”真的表示了土地,那为何不把“Dāmātēr”译为“Gāmātēr”这个结构清晰(“土地”和“母亲”)、能让希腊语使用者一目了然的形式呢(即选择意译而不是音译)?

⑦ 如学界对阿波罗崇拜起源的研究,参阅李永斌、郭小凌:《阿波罗崇拜的起源与传播路线》,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66—180页。

⑧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阿提卡方言是这一地区主要使用的希腊语方言。

里安方言和迈锡尼希腊语之间理应存在一定程度的传承关系。^①从这个角度来说,多里安方言吸收了迈锡尼希腊语的“dā”并用以表示土地,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尽管查德维克提出了质疑,但并未提出进一步的见解。

伯克特是著名的希腊宗教学者,其代表作《希腊宗教》^②既对前人的研究做了归纳,也包含丰富的史料和作者本人的独特见解,是人们研究希腊宗教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对查德维克的观点表示支持:“Poseidon”明显是一个合成名字——也就是迈锡尼的“Poseidaon”、多里安方言的“Poteidan”,还有其他一些变化。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明显是呼格“potei-”,即君主(lord)。但第二部分“da-”却含糊不清、无法明辨。那种认为“da-”具“土地”之意、因而“Poseidon”是指“土地的丈夫”(Husband of Earth)的说法是不可能被证实的。^③伯克特这段话语焉不详并存在逻辑问题,如果说“potei-”的意思是“Lord”、“da-”可能是“Earth”的话,下文为何是“Husband of Earth”而非“Lord of Earth”?这对没有阅读过相关著作的读者来说,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上文对此问题已有解释,故不再复述)。同样,伯克特虽对该观点提出了质疑,但未阐述自己的意见。

部分学者曾提出不同看法,如“知晓海路者”(Knower of the Path [of the sea])、“水的统治者”(Lord of Water)、“波塞冬是印欧语‘水源之神’(“Source of the Waters” god)的复制品”、^④“水中的宙斯”(Zeus im Wasser)和跟水土均无关,^⑤以及推测波塞冬跟西顿城(Sidon)有关等。^⑥但在缺少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这些推测未能对“土地的丈夫”说带来冲击,后者依然是解释波塞冬起源的主流学说。多位学者在著作中支持“土地的丈夫”说,除帕尔默外,罗斯据波塞冬“绕地之神”的称号来推断其为“土地女神的丈夫”(the husband of the earth-goddess);^⑦格思里认同“土地女神的丈夫”的观点;^⑧狄尔特瑞查也采纳了“Poseidon-the husband of Earth”这一说法。^⑨即使对该观点表示存疑的学者,他们在介绍波塞冬的语源学研究成果时往往选择“土地的丈夫”说而忽略其他说法或把它们作为注释,如《牛津古典辞书》^⑩和上述的查德维克以及伯克特。总的来说,尽管受到少数学者的质疑,但在新证据被发现之前,“土地的丈夫”说依然会占据主要地位。

“土地的丈夫”说是一个从语源学角度出发的观点,其并未能解释波塞冬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名集海神、震地之神和马神于一身的神明。通过考察波塞冬主要神职之间的关联,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连接点正是“土地”,这进一步肯定了波塞冬跟土地之间的联系。

① 尼尔森认为多里安人从更古老的民族中继承了波塞冬这个神明,参阅Martin P. Nilsson,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München: C. H. Beck's 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55, pp. 444—445. 感谢我的博士同学崔文龙(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的助理研究员)为本文提供的德语翻译帮助。

②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Raff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5.

③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 136.

④ 前三个观点引自《希腊宗教》,参阅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 402.

⑤ 这两个观点引自《希腊宗教史》,参阅Martin P. Nilsson, *Geschichte Der Griechischen Religion*, p. 445.

⑥ 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第一卷中提出这个假说,并在第三卷中进行简单复述,并强调了这只是一个无把握的推测。参阅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1*,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67, 454;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3*,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80, 671.

⑦ H. J. Rose, *Ancient Greek Religion*, London: Princes Gate, 1946, p. 56.

⑧ 参阅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第68页。

⑨ B. C. Dietrich, *The Origins of Greek Religion*, Walter De Gruyter, 1974, pp. 65, 177.

⑩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edited by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231.

三、波塞冬主要神职考察

在迈锡尼文明衰亡后，希腊文明进入了一个长达四百多年的无文字时期，即所谓的“黑暗时代”，^① 迈锡尼人所居住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也成为了多里安人的主要聚居地。社会的动荡必然会对宗教信仰带来冲击，促成原有宗教信仰体系的变化。总而言之，希腊远古宗教的基本成分在黑暗时代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延续。^② 对波塞冬来说，他对后世希腊社会的影响，即其宗教职能、神话地位和文学形象，很大程度是由荷马史诗所奠定。荷马史诗把波塞冬描绘为最重要的海神和唯一的震地之神，并暗示了其马神职能，^③ 这为后世希腊人接受并被奥林波斯教吸收。

当然，荷马是一个诗人，而非传教士或宗教创立者。在宗教方面，他更多的是扮演了一个传播者的角色，而非创作者。波塞冬在史诗中的三种神职，已被确认是迈锡尼时代的产物。编号为“KN M 719”的克诺索斯泥版上刻有“e-ne-si-da-o-ne”（Enosidaon）^④ 的名字，学者们推断其意思是“Earth-Shaker”（震地之神），^⑤ 为波塞冬的称号之一，跟史诗写法“Εννοσίγαιος”基本一致。此外，根据派罗斯泥版，波塞冬在伯罗奔尼撒被作为马神而受到崇拜，他被称为“希皮奥斯”（Hippios），^⑥ 曾以马匹的形态跟一位马头女神进行交配，后者有时被认为是美杜莎（Medusa），字面意思是“女王”（the Queen）。^⑦ 学者们亦普遍认为波塞冬在迈锡尼时代已是水神，如“土地的丈夫”说之外的推测多从水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波塞冬的苏美尔原型即恩奇在字面意思为“土地（的）统治者”的同时，也是地下世界水源之神。^⑧ 对波塞冬水神职能的定位，学者们的主要看法略有不同，或认为他是淡水神和海神，尤其是以“地下水统治者”（Lord

① 即“荷马时代”，时间约为公元前1200年至前750年，参阅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② 参阅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第29—30页。

③ 史诗并未直接指明波塞冬的马神职能，只有朦胧的反映，但结合波塞冬在迈锡尼时代（参阅下文分析）和在后世均被作为马神的情况来看，可以得知波塞冬在荷马时代同样拥有马神职能，只是史诗并未加以强调。除这三个主要神职外，波塞冬在部分地区还拥有其他神职，如“公牛神”和“岩石神”。可参阅Homer, *The Iliad vol.2*, translated by A.T. Murray, revised by William F. Wya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XXIII. 581—585.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 138.

④ 即“Εννοσίγαιος”，参阅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570.

⑤ Michael Ventris and John Chadwick, *Documents in Mycenaean Gree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26, 309. George E. Mylonas, *Mycenae and the Mycenaean Ag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59. Nosch, Marie-Louise and Massimo Perna, “Cloth in the Cult”, In *POTNIA: Deities and Religion in the Aegean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Aegean Conference*. Göteborg, Göteborg University, 12—15 April 2000, pp. 471—477.

⑥ 即“Ιππιος”（马神），参阅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834.

⑦ 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pp. 101—102, 141—142. “Medusa”即“μέδουσα”，是“μέδων”（保护者、统治者、领袖等）的阴性写法，也含“守护女神”之意。参阅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1089. 关于波塞冬的马神职能，另可参阅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 138.

⑧ 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p. 140. 雅克布森曾提及Enki的意思是“土地的主人”（The lord of the earth或Lord Earth），他主要是淡水之神，其后才是海神。参阅Thorkild Jacobsen, “Sumerian Mythology: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 No. 2 (Apr., 1946), p. 145. 另据《美索不达米亚神话》，Enki是掌管淡水、智慧和咒语的神明。参阅Stephanie Dalley, *Myths from Mesopotam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20. 《古代世界宗教指南》认为Enki是“土地的统治者”（Lord of the Earth），掌管着地下世界——淡水的源头和超自然生物的居所。参阅Sarah Iles Johnston, *Relig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a Guid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18. 或说“Ea”（或称为“Enki”）是淡水神、土地神和智慧神，“Enki”的字面意思是“世界之主”（Lord of the world）。参阅Anthony S. Mercatante and James R. Dow, *The Facts on File Encyclopedia of World Mythology and Legend*,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4, p. 308. 《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则提及恩奇是狡猾的淡水神，在前2000年初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三大神之一，其名字意为“土地的管理者”，负责土地的灌溉。参阅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9—100页。

of the Water of the Deep) 的身份出现;^① 或认为他是所有水源之神, 包括泉水、河流和大海。^② 因此, 从波塞冬崇拜的角度来说, 荷马史诗更多的是传承了迈锡尼宗教的相关因素。与迈锡尼时代相比较, 波塞冬虽然失去土地神职能, 但其他主要职能得到了保留和延续。

根据希腊宗教的特点, 希腊人不会无缘无故赋予同一神明以彼此间没有关联的神职。同一神明的各神职之间往往要么存在相同的连接点, 即彼此为并列关系, 要么部分神职基于该神明的原始神职, 即彼此间存在逻辑关系, 这从希腊人竭力完善众神神话的不合逻辑或相互矛盾之处可以看出。^③ 因此波塞冬各种神职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 这也是他能够在迈锡尼时代已集水神、震地之神和马神于一身、并且为后世希腊人所接受的原因, 可惜该问题似乎未能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伯克特虽然未正面讨论该问题, 但进行了类似的思考。他坚定地反对“土地的丈夫”说, 并试图证明波塞冬跟土地无关。一方面, 他认为马和土地没有必然联系; 另一方面, 他强调了马和水之间存在特殊的联系。伯克特分析了波塞冬和马匹的关系, 认为波塞冬成为马匹之父的原因反映在两类神话中, 一类是波塞冬直接创造了马匹, 一类是跟雌性生物结合而令后者生下马类后代。有关“马匹之母”的神话有三例, 分别是帕伽索斯之母美杜莎、阿里翁之母厄里努斯(Erinys)或德墨特尔·厄里努斯^④ (同一神话的不同版本, 前者在波奥提亚而后者在阿卡迪亚流传)。他还强调, 对土生植物的生长, 波塞冬是完全没有帮助的, 而那位暴怒的马匹之母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土地。^⑤ 然而, 甚至马匹的诞生都跟水有关。“马泉”(Horse Spring, Hippou Krene)^⑥ 相传由第一匹马用马蹄击打地面而出现的, 这匹马因大地裂开而从深处出生的。此外, 马匹需要被淹死: 阿尔哥斯境内的漩涡, 即海中升起的淡水泉, 人们在此处淹死马匹向波塞冬献祭。^⑦ 这跟那种古老但分布广泛的、溺死牺牲以献祭的传统有关, 马匹献祭其实是常见的。这种溺死牺牲以向波塞冬献祭的做法同样存在于其他地方。^⑧ 伯克特的叙述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 虽然波塞冬和美杜莎结合、后者是帕伽索斯之母的故事已被广泛接受,^⑨ 但阿里翁之母一般被认为是德墨特尔而跟厄里努斯无关。^⑩ “厄里努斯”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神明名字, 该词(Ἐρινύς)用以指代神明时, 意思是“复仇神”(复数形式

①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p. 139—139. 类似的看法是认为波塞冬主要是地下水之神, 然后才是其他水源。参阅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p. 140. 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 第69页。

② Talfourd Ely, *The Gods of Greece and Rome*,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2003, p. 45. 另可参阅上文所提部分非主流观点。

③ 如关于赫拉拥有多重身份的神话, 可参阅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 第67页。

④ “厄里努斯”是德墨特尔的称号之一, 参阅下文分析。

⑤ 一般认为在母马形态下被波塞冬强暴的女神是德墨特尔。

⑥ 希腊文为“ἵππου Κρήνη”。“马泉”在赫利孔山上, 是缪斯女神们的圣地, 相传是由神马帕伽索斯的蹄子所踏出来的。可参阅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第405页。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 张竹明、蒋平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第26页注释1。Hesiod, *Theogony*, 6.

⑦ 此处应出自帕萨尼亚斯的《希腊纪闻》。原文内容大概为:(水流)在此处消失后, 又在“漩涡”(Δίνη, 直译为“Dine”, 意译为“Whirlpool”)重新出现。“漩涡”是从来自大海的甜水(ὕδωρ γλυκὺ ἐκ θαλάσσης ἀνερχόμενον), 由那个被称为阿尔哥利斯守护神(Γενέθλιον καλούμενον τῆς Αργολίδος)的神明所引起。在古代, 阿尔哥斯人用笼头装饰马匹, 然后在“漩涡”淹死, 以作为献给波塞冬的祭品。不仅在阿尔哥利斯这里, 在忒斯普罗提斯(Thesprotis)的奇依梅里奥斯(Cheimerium)同样如此, 那边明显有着源自大海的淡水。参阅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III*, translated by W. H. S. Jon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Arcadia, VII. 2.

⑧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 138.

⑨ 《神谱》提到波塞冬曾与美杜莎同眠; 阿波罗多鲁斯提及帕伽索斯从美杜莎的躯干中生出, 并指出它是波塞冬和美杜莎的后代。参阅Hesiod, *Theogony*, 276—279. Apollodorus, *The Library vol. I*, translated by Sir James George Fraz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II. III. 2; II. IV. 2.

⑩ 该神话在阿卡迪亚的忒勒普撒(Thelpusa)和菲伽利亚(Phigalia)流传。可参阅Apollodorus, *The Library vol. I*, III. VI. 8.

为“Ἐρινύες”，指复仇三女神）或德墨特尔在阿卡迪亚地区的称号之一。^① 没有神话能支持波塞冬同复仇女神发生性关系的说法，^② 德墨特尔则相传因受到波塞冬的强奸而非常愤怒，后被冠以“厄里努斯”的称号。帕萨尼亚斯在游历阿卡迪亚的忒勒普撒时曾提到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的一句诗文：

Δήμητρος τόθι φασὶν Ἐρινύος εἶναι ἔδεθλον.

他们说，那边就是德墨特尔·厄里努斯的圣地。^③

德墨特尔之所以被阿卡迪亚人称呼为“Ἐρινύς”，是因为她的“愤怒”（μῆνιμα）。^④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伯克特所谓同一故事的两个版本，其实共有一个“女主角”，即德墨特尔。其次，他并未指出“第一匹马”的名字，与马泉神话有关的则是飞马帕伽索斯，帕萨尼亚斯提到该泉因柏勒罗丰的马匹（即帕伽索斯）用蹄子敲击赫利孔山而出现，^⑤ 但似乎并没有资料能说明它是“第一匹马”。最后，那匹从大地深处出生的马是阿里翁，帕萨尼亚斯对此也有述及，他提到安提马库斯认为大地（Γῆ）才是阿里翁的母亲（并非说波塞冬跟大地结合，而是认为大地独自生出）。^⑥ 伯克特竟把两个神话合二为一，并使用“第一匹马”来混淆概念，令人费解。

尽管伯克特的观点和论述均存在可商榷之处，但很有启发性。按照其理论，我们不难进而得出两个问题：伯克特强调马与水的联系而有意割裂马与土地的联系，但水神波塞冬和土地母亲德墨特尔均曾以马的形态出现，且该神话流传于迈锡尼人故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卡迪亚，这如何解释？此外，如果马匹真的与土地无关的话，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第一匹马自大地深处出现”的神话？这两个问题所暗示的答案，就是在水源、土地和马三者之间，必定存在着基于某种原因的联系，这亦符合上述希腊宗教的特征。对比其他神明，波塞冬的情况显得相对简单，因为他的角色主要是一个野蛮的自然神。即使在其崇拜活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他基本并未被希腊人赋予社会职能，这跟多数神明特别是其他主神有着明显的区别。由此可以推断，波塞冬三种主要神职之间的连接点应当跟自然界有关。通过进一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波塞冬的早期神职——土地神。

震地之神和土地神职能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后世的古希腊哲学家们也普遍认为地震是土地受到水或空气影响的结果。^⑦ 水神和土地神职能的关系也比较清晰，因为土地神与土

①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688.

② 该说法源自一条对《伊利亚特》第23卷346行（有关阿里翁）的注释。目前未能证实注释所指的“Erinys”（或“Fury”）究竟是哪个女神，参阅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p. 403. Robert Grave, *The Greek Myths*, Penguin Books, 1992, p. 63.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2*,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1, 556.

③ 洛布版英译文为“‘There, they say, is the seat of Demeter Fury’”，把“Ἐρινύος”（“Ἐρινύς”的单数属格）译为“Fury”，即选择意译而非音译。考虑到“Ἐρινύς”译为“Fury”时可表达“复仇女神”之意，用在此处不太合适，因而本文选择音译为“厄里努斯”。

④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IV*, translated by W. H. S. Jone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Arcadia, XXV. 4—6.

⑤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IV*, Boeotia, XXXI. 3. 另参阅M. H. 鲍特文尼克、M.A.科甘、M.Б.拉比诺维奇、Б.П.谢列茨基等：《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3页。

⑥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vol. IV*, Arcadia, XXV. 4—10.

⑦ 古希腊哲学家们对地震的认识不尽相同。如阿那克萨哥拉斯认为地下洞穴的水蒸气是引发地震的主因；泰勒斯认为是大地在水上摇动，地震因而产生；亚里士多德把地震描绘为压缩空气被困在洞穴内的结果。参阅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358. 此外，伪普鲁塔克的《关于地震》（Of Earthquake）收集了更多哲学家的意见，但该内容已被认为是埃提乌斯（Aetius）的作品而非出自普鲁塔克之手，洛布版的普鲁塔克全集并未收录此篇。参阅Plutarch, *Plutarch's Morals vol.3*, corrected and revised by William W. Goodwi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78, pp. 157—158. Plutarch, *Moralia vol. XI*, translated by Lionel Pearson and F. H. Sandbac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xi.

地的丰饶密切联系,而土地丰饶的前提是有充裕的水源。这符合希腊人的传统看法,他们认为地下水既能引起地震,也能使土地丰饶。^①水神职能和马神职能之间的关系显得相对复杂,部分学者对此进行了思考。尼尔森推测“河水的水流和大海的波浪被许多人想象为公牛或者马匹的形态”,因此波塞冬被看成是马神和公牛神。^②但这个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和牵强,而且“Ταύρεος”(公牛神)是波塞冬在波奥提亚地区的称号,因昂克斯托斯地区用公牛向其献祭而得名。^③著名的神话学者罗伯特认为,马匹是月亮的圣物,因为它们的马蹄能造出月形的痕迹,而月亮又被认为是所有水源的源头,这也是帕伽索斯和马泉被联系起来的原因(它以马蹄创造出马泉)。^④罗伯特的看法比较有趣甚至带有浪漫色彩,从神话学研究的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合理推测。然而,暂且不管水和马究竟因什么理由而存在联系,这两个推测竟并未结合土地进行思考。在波塞冬与土地存在关联的情况下,我们又怎么能无视这一点去分析他的其他神职呢?实际上,考虑到水和土地因土地丰饶而产生联系,而马又分别与土地和水存在某种联系,我们可以推断这三者之间的连接点同样是土地的丰饶。

此外,从世界各地不同文明早期崇拜活动所表现出的一些共同特征来看,也可以肯定土地的丰饶确实是土地、马和水三者之间的连接点。有学者从世界范围来考察水神神话,发现马与水神相联系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如日本、中国、芬兰、德国、苏格兰、爱尔兰、法国、西班牙、俄罗斯、希腊等。^⑤在分析希腊的情况时,他们主要对波塞冬进行分析,并认为考虑到部分的波塞冬崇拜地远离大海,因此从大海的角度去解释波塞冬跟马匹的关系是片面的,只有从世界范围对各地水神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得出答案。他们最后从农业的角度得出结论:世界多地存在对公牛、马匹、地母神、月亮以及和土地丰产相关因素(水源自然是其中之一)的崇拜活动,它们的共同原因之一是为了祈求土地的丰饶,希腊的波塞冬崇拜是其中一例。^⑥这个观点是合理的,土地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古代世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人类主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来源,人们通过宗教崇拜活动来祈求土地丰饶以生产更多的粮食和作物。因此,与农业相关的崇拜活动也能证明土地、马和水三者的连接点是土地的丰饶,这甚至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

对探索波塞冬崇拜的起源来说,由于其时间较早,因此有些问题至今无法得到考古资料或史料的证明,如对波塞冬被赋予不同神职的具体时间,国内外学者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进行清晰的重构。但基于波塞冬各神职之间因土地而产生联系的认识,我们可推断早期波塞冬崇拜的大概演变情况:迈锡尼人间接从两河流域引进了这位强大的“土地的统治者”(同时也是水源之

① 尼尔森提到自然哲学家认为地震由于河流渗入并侵蚀土地而引发,这也是古希腊人的共识,因此水神同时也是震地之神,参阅Martin P. Nilsson, *Greek Folk Relig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1, pp. 11—12. 另参阅王晓朝:《希腊宗教概论》,第69页;M.H.鲍特文尼克、M.A.科甘、M.Б.拉比诺维奇、B.П.谢列茨基等:《神话辞典》,第64页。

② Martin P. Nilsson, *A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The Norton Library, 1964, pp. 120—121. 另参阅Martin P. Nilsson, *Greek Folk Religion*, p. 11.

③ *A Greek-English Lexicon*, p. 1760.

④ Robert Grave, *The Greek Myths*, pp. 60—62, 253—255.

⑤ Ishida Eiichiro and 吉田健一, *The “Kappa” Legend*, Nanzan Institute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1950.

⑥ Ishida Eiichiro and 吉田健一, *The “Kappa” Legend*, pp. 41—42, 137—138. 该书引用哈里森的观点,认为波塞冬早在成为马神之前,以公牛的形态出现(传说中的牛头怪其实是波塞冬),并被赋予土地神、丰饶之神、农业神和下界之神等职能。但似乎没有资料能证明波塞冬跟牛头怪有联系,认为波塞冬最早是公牛神也没有确凿证据,而且如果波塞冬从一开始就是公牛神的话,那他的名字又怎么跟公牛没有丝毫关系呢?这是一个早期观点,笔者赞同其中“土地丰饶论”的思想,但对其中可商榷之处进行深入分析已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外。

神，两者因土地的丰饶而产生联系），并称呼他为“波塞冬”，视其为最重要的神明之一。^①作为“土地的统治者”和水源之神，他后来被认为能操控地震或吸收了当地的地震神，进而拥有震地之神的职能。此外，基于祈求土地丰饶的原因，波塞冬崇拜在后来吸收了当地原有的某个马神教派，并被赋予“希皮奥斯”（Ἱππιος）称号，增添了马神职能。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如果情况相反，即其他教派吸收了波塞冬崇拜的话，那么其本名将会变为“震地之神”或“希皮奥斯”、而非“波塞冬”。尽管我们无法判断波塞冬在什么时候被赋予震地之神和马神的职能，也不了解它们孰先孰后，但至少能肯定它们因土地的原因而被吸收进波塞冬崇拜中。在迈锡尼时代后，波塞冬逐渐不再被视为一位土地神，但其他主要神职得到了保留并得到后世希腊人的认可。结合波塞冬各神职之间均和土地有关的情况，去重新审视语源学角度的分析，我们能进一步肯定波塞冬原为“土地的统治者”这个观点的合理性，它确实有着足够的理由在各种波塞冬崇拜起源论中占主导地位。

四、结语

对古代希腊文明乃至其他古代文明来说，神话和宗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其内容和观念往往反映出这些文明的核心内容和独特性。尽管神话和宗教很有研究的价值，但史料的缺乏成为扼制早期宗教研究发展的主要因素。从希腊宗教研究的角度来说，该领域一直是希腊史研究的冷门。以波塞冬为例，尽管其起源远不如宙斯、阿波罗等神一般复杂，但受限于史料和考古证据不足，也难有定论。虽然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但在确凿证据被发现之前，相关争论远未能尘埃落定。在主流观点的基础上，本文对波塞冬神职的彼此关系进行分析，找出之间的连接点，进而表明这个观点确实是合理的。在直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这种旁敲论证的方式，对于需要探索早期宗教文化现象但又苦于缺乏足够史料的希腊宗教领域来说，不失为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

此外，由于希腊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重要性，以致它一度被西方学者捧至不应有的高度，其光芒甚至掩盖了周边文明。近年来，随着学者们把目光放至希腊地区周边文明，覆盖在这些文明之上的迷雾慢慢被驱散，它们对希腊文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愈发受到重视。波塞冬是苏美尔文明间接影响希腊文明的结果，他在迈锡尼时代扮演着一个对农业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角色——土地的统治者，并可能成为迈锡尼人最为重视的神明。因此，通过探索波塞冬崇拜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到周边文明成果对早期希腊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其中之一便是来自亚洲的东方文明，波塞冬崇拜的传入只是希腊文明和周边文明互动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由此观之，希腊宗教研究既有助于古希腊史研究本身的发展，亦为希腊文明和周边文明相互关系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角度，该领域的研究价值或许会得到学者们的重新审视。

（责任编辑：李建欣）

① 在迈锡尼时代，波塞冬的重要性高于宙斯，甚至可能是迈锡尼人最重要的神明，这从各神明所得祭品等级和数量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参阅Leonard R. Palmer, *Mycenaeans and Minoans*, pp. 132—133. John Chadwick, *The Mycenaean World*, pp. 89—96. George E. Mylonas, *Mycenae and the Mycenaean Age*, p. 136.